

# 序章 雙生櫻

## 壹

天皇的密室里滿是從大唐和大唐再往西的國家收集來的奇珍異寶。這些珍寶，大多是他的一個大臣，百羽氏所尋得。

密室大而陰冷，據說是百羽氏所設計的冰宮，在冬天將大量的冰埋在密室地下，便能讓密室內的物品一年四季都不受蟲害。除了冰冷之外，密室和其他的宮殿沒有太大的區別，朱紅的柱子上邊刻著白鹿和鳳凰。青色的地磚上擺滿了許多巨大的沉香木櫃，羅列著百羽氏收集來的珍寶。在這些藏品中，天皇最鍾愛的，是單獨擺放在密室最深處的一棵矮小的紅色櫻花樹。據傳說，是盜賊從大唐的皇宮裡邊偷出來，在偷出來的幾天後，那個大唐最有名的盜賊找了百羽氏，將這棵樹賣給百羽氏，百羽氏沒有猶豫，連夜帶著這顆紅櫻花回了日本。後來，就獻給了天皇。

天皇每天都會來看這棵樹，常常讓人拿著墊子，就在樹的前邊坐上半天，就連百羽氏也不知道為什麼天皇如此著迷。那株紅櫻花，從來不會落葉，就在那麼陰冷的密室中，呆上了好幾年，也好像一點變化都沒有。奇異的是這株櫻花在寒冷的密室中也是終年溫熱的，似乎就要這麼一直安安靜靜地開著。

## 貳

幕府和天皇的關係越來越緊張了。公卿們最近常常會來和天皇磋商。他們一個個都宛如三月的天一般，憂鬱得讓皇宮的氣氛都變得壓抑。

庭院里的櫻花剛剛開了一些，就被雨水打下了不少。零零落落地鋪在青石路上，沒有什麼生機，也沒有什麼美感。天皇剛和貴族們議完事，看到這些羸弱的櫻花，想起了什麼，於是召來了百羽氏。

百羽氏穿著一襲銀色的衣服，頭上帶著黑色的冠，年齡比天皇要小上不少，只有二十多一點。他是在多年前天皇的一次狩獵被發現的，當時，他被人遺棄在田野中，後來被天皇讓人將其帶回京城撫養。百羽氏長大後，也一直和天皇很親近，一直為天皇收集大唐和其他諸國的珍寶，從來沒有私藏。

百羽氏到了之後，天皇便帶著他去了密室。雖然密室之外風雲不止，但是密室內依然是那個安靜而死寂的世界。天皇帶著百羽氏走到了紅櫻花前。

“百羽氏，你知道為什麼大唐王宮要珍藏這棵樹嗎。”

百羽氏低下了身子，輕輕地搖了搖頭。

天皇拿起扇子，敲了一下百羽氏的頭，說，“你還真是和這棵樹有緣啊，連什麼來歷都不清楚就買了下來。”說完，他又讓百羽氏退了出去，自己一個人坐在那裡，一如既往地賞櫻。

## 叁

幕府勢力已經到達了京城附近了。天皇和公卿們決定把剩下的兵力都放在京城附近的山裡，埋伏幕府的軍隊。如此一來，京城中的兵力便少得很。小商販們也大多已經逃回老家了，不少公卿也讓家人逃難去了，只剩下一些世代居住在京城，也已然無處可去的人留了下來。

這個時候，天皇庭院里的櫻花也差不多盛開了，滿庭的花瓣散髮出一點淡淡的香味。天皇坐在亭子里，一個人喝著酒。

外邊突然下起了一點小雨，天氣也跟著變得有點潮。這個時候，天皇的酒也喝完了。他召來了百羽氏。

“百羽氏，要是京城破了，你就帶著紅櫻花走吧。”

百羽氏微微有點吃驚，然後鎮定了下來，說，“陛下，城是不會落入幕府的手裡的。”

天皇聽了，有點悵然，把手伸出亭子外，接了一些飄落的櫻花瓣。

“仔細想起來，你為吾收集了如此多的珍寶，吾卻未曾賞賜給你一些貴重之物呢。”

“臣下不敢當，能為陛下效勞，已經是榮幸。”百羽氏說完，把頭低了下去。

“明天這個時候再過來吧。”天皇擺擺手，讓百羽氏退下了。

## 肆

翌日，百羽氏早早來到宮前等候，隱約聽到幾個公卿在談論京城的守軍已然快潰敗。在山中埋伏的大部隊並沒有如願等到幕府的軍隊。據說是一個公卿出賣了天皇，投靠了幕府，把守軍的位置告訴了幕府，導致守軍被前後夾擊，潰不成軍。

雨似乎更大了一點。等到天皇召見百羽氏的時候，庭院里已經是一層厚厚的櫻花。天皇和昨日一樣，在亭子中坐著，似乎守軍潰敗的事情並沒有對他產生影響。他讓百羽氏坐下，他面前擺著一個裝著一個果子的木盒。果子帶著點血紅色，是沒有見過的果實。

“百羽氏，假使吾被幕府所囚禁，你仍願意忠於吾麼？”天皇笑著說。

“當然，陛下。”

“不用猶疑什麼，已經到了這種時候了，你就是要歸降幕府，我也不會責怪的。”

“陛下對臣下有厚重的恩德，臣下是無以為報的，如今這種時候，更不愿叛變。”

天皇沒有再提這個話題。過了一下，他接著說，“百羽氏，吃下紅色的果子吧。”

百羽氏便從木盒中拿出了紅果子，吃了下去。那果子的手感溫熱，吃下去之後好像全身也都跟著溫暖了起來。百羽氏心生疑惑，問道，“陛下，這是？”

天皇沒有說話，只是點了點頭。過了一陣子，雨停了下來。天皇跟百羽氏說，“收拾一下，然後你便離開京城吧。”

百羽氏不知應如何迴應，便微微搖頭，說，“陛下，城是不會破的。”

天皇拿起扇子，輕輕敲了他的頭，說，“你走吧，好好活著。就當做是吾給你的最後一個命令。”

百羽氏沒有再說話。

## 伍

一個月後，幕府攻進了京城。幕府的將軍們將天皇軟禁起來，而沒來得及逃的公卿們大多也被關了起來。

政變有條不紊地進行著，離開的人見到形勢穩定，也慢慢地回了京城。這個時候，櫻花剛好落盡，夏天似乎也不遠了。

在離開京城的前一天，百羽氏悄悄從密道進了密室，密室已經被幕府的征夷大將軍收入囊中，只是還未來得及佈置守衛的人。密室保存得很好，沉香柜里的珍寶都沒有被動過。百羽氏一直走到了盡頭，想帶走天皇讓他帶走的紅櫻花，卻發現紅櫻花已經枯萎了，旁邊放著一封信。

百羽氏拿起信，打開來的時候，才知道是天皇留給他的。

“

百羽氏：

如若汝仍聽令于吾，則此時汝必定欲前來帶走紅櫻。多年來，一直未曾跟汝說紅櫻的秘密，想來，此時吾已然落入幕府之手罷，也再沒必要留守這個秘密。

紅櫻是日本國古代遺寶，與雪櫻共為一對，經數千年而不老不死。其樹干當中，有紅色異果一枚，取出后紅櫻則枯萎。食此紅果者，亦如紅櫻般不老不死。唯有食下雪櫻果才能了斷性命。

前數日，汝所服用之紅色果實即是紅櫻果，本來吾想將其珍藏到吾年邁之時自己服用，但如今看來，淪為階下之囚，縱得不死之身，亦不過空得苦楚。吾亦不願令紅櫻落入幕府之流的手中，便事先挖出紅櫻果委託於你。

汝從此起，便得自由行走四方，隨汝所愿。  
”

後來，據說百羽氏一直留在城中隱姓埋名地生活，直到十數年後，天皇亡故，平安時代終結。



# 雪落之衣

## 壹

百羽走過大山，看到一個村落，便進去歇腳。村口是一個酒館，雖說是酒館，却很簡陋，沒什麼裝飾，里边也沒有顧客。

“這位先生，要喝酒嗎？”酒館的老板慢悠悠地問了。

百羽默默地點了頭，便坐在老闆面前。老闆轉身打開後邊的櫃子，拿出一瓶髒兮兮的清酒，打開後，味道卻意外地清香。

“客人啊，你是遠方來的吧。”老闆給自己也拿出一瓶酒，和百羽一起喝了起來。沒過多久，百羽就停了下來，他看著周圍，發現這裡雖然簡陋，風景卻意外地好。由於被大山阻擋，雪並不會很大，而是溫柔地飄落下來，蓋在地上。山裡也稍微看得到一點綠色，斑斑點點的，甚是好看了。又過了一會，百羽開口了，“酒家，為何在這個地方開店？按道理，這裡的生意應該沒村裡好吧。”

老闆憨憨地笑了一下，“客人啊，我給你講個我年輕時的故事吧。”說完這句話，他又把杯中的酒喝了下去。

## 貳

“二十三年前，我隨家人來到這個村子看望親戚。那時候正是剛剛冬天，山裡空蕩蕩的。不過大山還是和我們那個靠海的村子不同得很。又正好趕上村子裏的冬季祭典，就常常自己一個人晚上跑出去玩。雖然那時候只有十二歲，但因為都是在村子裏，大人們也就沒管我。

“很快便對各種慶典活動感到無趣，便和其他的小孩離開了村子，在附近遊蕩。每天晚上都會去村口處不遠的地方看山。跑得太遠了又會害怕，就只能在還看得到村子的地方玩。

“有一次，其他人都先回村了，只有我還坐在村口的秋千發呆。過了不知道多久，後邊祭典的燈火暗了不少，我才想起要回去。要走過村口的小木屋的時候，發現旁邊站著一個女孩。她穿的衣服很漂亮呢，是城裡大戶人家穿的貴重的和服吧，一片片雪花飄落在上邊，真是太好看了。

“女孩很害羞，她看到我在看她，就低下頭了，又好像在笑。我看了一會，覺得不好意思，就先跑開了，跑之前，還說，喂，明天我還會來哦。

## 叁

“第二天，我沒去祭典，吃完晚飯就跑去村口守著，沒想到她已經到了。她還是穿著那件衣服，一片片的雪花落在紅紅的和服上，真漂亮呢。

“我悄悄走过去，看着她，她好像和我一样大的年纪，留着一头很长的头发，黑黑的就像瀑布一样挂下来。皮肤很白，就像雪一样，和乡下的女孩子完全不一样。我看着她，过了一下，才想起来要问她名字。‘喂，我叫健太郎，你叫什么名字啊。’我鼓起勇气，问了出来。

“她的脸有点涨红了，紧张地开口，‘我叫菱。’说完就把头埋下去。

“‘好奇怪的名字啊。你在这里做什么啊？’

“‘等人。’

“我没有再问她，就坐在那里和她一起看着前边的大山。等到要走的时候，还是留下了一句，我明天还会来哦。

“过了一天，我还是早早地过去了。菱和之前一样，已经在那里等了。虽然我不知道她在等谁，但是看样子一时半会儿她等的人也不会出现，我就带着她去玩秋千。她胆子很小，只敢輕輕地搖來搖去。沒過多久，她就累了，從秋千上跳了下來，看著我玩。我覺得沒意思，也跟著下來，陪著她看天上的星星。

## 肆

“後來的每天晚上，我都會過去那裡，有一次還帶著她去了離得最近的一個小山上。山上的松樹還是綠的，不過積了不少的雪。她站在山上，就像畫師們畫出來的一樣，眉毛又細又長，眼睛里映著天上的月亮。雪花掉落在她身上，跟繡出來的一樣好看。

“我和她坐在山顶的大松下，她唱起歌，也很好聽，不知道為什麼，聲音里有一種冰涼但是又很舒服的感覺。我就在那聽著她唱歌，周圍安靜得好像時間也跟著停止了。

‘

百花凋，  
雪花飄，  
人在風中，  
靜悄悄。

空山裡，  
古道寂，  
月下星河，  
落雪衣。  
，

“後來，不知道怎麼的，我就睡著了。醒來的時候，發現自己在村口，身上蓋著那件漂亮的和服。我回到親戚家中，跟他們說了這件事，他們都說我在做夢，直到看到那件漂亮的雪落之衣。沒有人知道她是誰，我也不知道。那天晚上，我到村口等了很久，也沒有再看到她。後來，一直到離開前的每天晚上，我都到村口等著，但卻沒有再見到她。在最後那個晚上，我跑到了山上，大聲說，明年我也來看你，你不能不來啊。

“之後直到我成人的每一年，我都會隨著家人過來，但卻再也沒有見到她。為了再見到她，就來到這裡開了這家酒館。不過看樣子，或許這輩子也見不到了呢。”

說完，老闆用手指敲了敲清酒瓶子，眼睛望著窗外慢慢飄落的雪花。

## 伍

過了一陣子，老闆拿上了一個木盒子。木盒子里是那件精美的和服。百羽看到那件衣服也覺得真的是罕見的珍品。紅色的底子上染著不知是真還是假的雪，質感柔軟得像是流水一般，滑落在盒中。

老闆接著說，“這麼多年，來過不少外地的客人，我總是會跟他們講這個故事，但卻從來沒人聽說過這個女孩，也從沒人見過這種衣服。真是可惜啊。”

百羽喝完了他的酒，付過酒錢，繼續上路了。走的時候，他突然想起來，不知道在何時看過的一本古籍，上邊記載著一種居住在山中的妖，他們在春天誕生在松樹下，蟄伏三個季節后，會在第一次降雪時以人類的姿態來到地面。之後，他們會在山中歌唱并等待喜歡的人，在冬天結束之前，便會回到山裡，找到一棵松樹，然後身體化作無比漂亮的雪花。







# 百年棋（壹）

## 壹

船外的雨綿綿不絕的，好像就要一直下到夏天。船稍微有點顛簸，不停地抖動，船伏在雨中辛苦地撐著船，還好這一段沒有危險的水域。

百羽昏昏沉沉地睡著了。等到醒來的時候，已經快到岸了，雨卻似乎沒有停的跡象。百羽收拾了行李，付過船錢，踉踉蹌蹌地下了船。

路不好走，河邊的泥已經變得又軟又糊，一腳踩下去，就像整個人也跟著陷進去了。不知道走了多久，終於走到了霧流川，路過的地方，也終於開始熱鬧了起來。到了圍棋名鎮千鶴鎮之後，百羽找了一家客棧，問店里的老闆，“您知道下棋的無名氏在哪裡嗎？”

老闆聽了，哈哈大笑，說，“小夥子，就你也想來和無名下棋？前兩年就連京城來的國手都輸了六目半，我看你啊還是算了吧。”

百羽對這些話並沒有特別的反應，只是又問了一次。老闆回答到，“唉，算了，既然你那麼想去，待會等你吃完飯，我就帶你過去好了。不過先說好啊，沒贏無名先生的弟子，可是連無名先生都見不到的。我看你啊，就連他弟子的弟子都下不過吧。”

飯很快就吃完，老闆交代完夥計，就帶著百羽出門了。這個時候，雨已經變小了，像一層紗蒙在身上。棋手的家在鎮子外邊的山腳下，沒有什麼人出入。宅子倒是挺好的，旁邊不遠有一個小湖，後邊緊連著大山，四處都是霧濛濛的景色，和剛纔那車水馬龍的千鶴鎮差別很大。棋手的宅子雖然不大，但是四處都很乾淨，偶爾有風吹過，透著一股雅氣。

## 貳

進去的時候，店老闆跟出門迎接的一個青年做了個禮，然後說，“這位是今天剛從外地來的，想找無名先生下棋。”

青年穿著一身農夫的裝束，稍微瞄了一眼，就說，“不是國手的，先跟我下吧。贏了再跟先生下。”

老闆這個時候跟百羽悄悄說了一下，“這位是無名先生的弟子，負責先生的日常起居，你跟他進去，我就先回去了吧。”

百羽輕輕低下頭，對青年說，“那請多指教了。”

青年將他帶進了廳堂旁邊的一個小房間，棋盤已經擺好了，青年和百羽就坐之後。

百羽執黑先下。棋局進行得很快，和窗外慢悠悠的世界襯托起來有點怪異。不過顯然下棋的兩人沒有關注這一點。青年應該是很久沒有遇到對手了，略微有點緊張。不過他並沒因此慌亂起來，反倒是漸漸縝密了起來。

半個時辰后，棋已經到了中盤，青年的白棋大勢已去，只剩下左下角還有活棋。在思考了片刻后，他放下了黑子，“這位先生，是我輸了。”

說完之後，青年起身，鞠了個躬，說，“在下小看先生的棋力了，先生應該是新上任的國手吧，請隨我這邊走。”然後他就帶著百羽到廳堂了。給他泡好茶之後，青年進屋去找無名先生。

等了不太久，青年就出來了，他對著百羽說，“這位先生，您請這邊走，師傅在棋室等您。”他帶著百羽，穿過廳堂，來到後邊的庭院。庭院很漂亮，石頭小徑弄得很整齊，兩旁的金松和竹子錯落有致。他們兩人來到一間裝飾得很好的屋子前。青年低下身，說，“請您進去吧，接下來我就在前廳等候。”

## 叁

百羽輕輕地推開了門，裡邊散髮著燻香的味道。房間佈置得很簡潔，但看得出所有用品都是精心挑選的精品。正對著百羽的牆掛著一幅山水畫，應該就是霧流川的景色。一張木製的棋盤在房間的正中，兩旁是兩個坐墊。恍然間，百羽竟以為是回到了當年的密室。

這個時候，房間對面一側的門也打開，走進來的人威嚴得很，一身淺藍色的束帶裝，頭上戴著垂纓冠，因為光線暗百羽並沒有看清臉。無名氏低了一下頭，百羽也跟著低下了頭，之後無名氏緩緩走到棋盤邊，說，“這位先生，也請上座吧。”

百羽坐了下來，這個時候才看清楚，無名氏的臉略微清瘦，應該是三十歲出頭的人，奇怪的是，眼睛一直緊閉著。等了一下子，無名氏才說，“這位先生，在下雙目失明，不便猜子，也不便執子，接下來，就煩請先生代勞了。誰執黑先行，隨先生喜好就可以了。”

百羽聽了，拿起黑子，說，“無名先生果真奇人也。在下先行了。”

棋子大概是大唐產的雲子吧，可真是好東西啊。這麼想著，百羽的右手穩穩地落下棋子，“右上，小角。”

無名先生的左手抬了起來，指著棋盤，出人意料地說，“天元。”

## 叁

在先手在小角的時候對方居然用天元迴應，百羽有點吃驚。他拿起另外一顆黑子，落子的同時對著無名先生說，“左下，小角。”

一個時辰后，棋只下了八十多子。兩個人倒是都不著急，有時外邊會聽到無名先生的弟子過來看結束了沒的聲響，但大多數時候裡邊除了報棋的聲音便是深沉的寂靜。

兩個人就這麼又下了兩個時辰，終於到官子階段了。百羽雖然覺得自己應該輸了，但還是開始數地。這個時候，無名先生不急不慢地說，“您輸了三目半。”

百羽數完之後，發現確實如此，他慢慢地說道，“先生的技藝確實令人歎為觀止，在下能一睹先生風貌，也不虧行棋多年。”

無名先生笑了一下，說，“您客氣了。先生可是新國手？”

“不，在下只是遊人一個，無所掛綠，亦無意做國手。”

兩個人站了起來，行了禮。百羽看著無名先生，心中暗想，我與人對弈三百餘年，如今終於落敗了，果然人外有人啊。

## 肆

沒有過多久，無名先生的弟子便過來請他們兩人過去吃飯。無名先生雖然失明了，但對他自己家還是很熟悉的，他先跟百羽告別，進屋換了便裝才出來。無名先生著便裝的時候便顯得不是很嚴肅了，但是依然很好看，臉色偏白，眉毛修長，一頭黑色的長髮伏在背上。若是雙目沒有失明，應該會很受女子們的歡迎吧。

他和百羽一起來到飯廳。晚餐是青年做的，擺滿了一桌子，顯然百羽被當做貴客了。無名先生突然想了起來，便跟百羽說，“這位先生，失禮了，還未曾請教先生姓名。”

百羽楞了一下，覺得這為奇人真是個棋癡啊，一個客人來下了這麼久的棋連名字都不知道。儘管如此，他還是客氣地說，“先生言重了，不才名為百羽。”

無名先生想起來了什麼的樣子，說，“約二百年前，幕府時代初期，關東曾經有一個圍棋名師，名字也是百羽吧。仔細想來，那位百羽師的棋路和先生您的倒是有積分相似，只不過先生您可能還要略勝一籌。”

風吹了進來，蠟燭的火焰被吹動了，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奔波了一天，又下了兩盤棋，百羽看著窗外迷迷糊糊的影子，有種奇怪的感覺，好像，不知不覺間，已經兩百多年了啊。

## 伍

百羽留在無名氏的宅子中和無名氏下了三個月的棋，雖然不曾贏過，但兩人的棋力都大有變化。百羽的棋風原來一直是穩紮穩打，略帶點沉重，偶爾又如蛇行草中一般詭異莫測。在這幾個月的對弈之後，卻變得活潑了起來，就像一個睡了很多天突然醒過來的人一樣，用無名先生的話來說，變得越來越像夏天，富有攻擊性而不失穩重。

另一方面，無名先生的棋風倒是變化不大，只不過他原來下棋的時候，就已經像是從目不可及的上方俯視，而他的棋力之深厚，則是只有高手才能真的體會到，而且隨著百羽的棋藝變得越來越精湛，他才知道自己遠遠低估了無名先生的棋力。雖然如此，無名先生自己也承認正是在跟百羽的對弈中，他才重新感受到棋力的成長和棋子那充滿生命力的流動。

儘管沒有贏過一盤，但百羽終於在一個新月的夜晚，經過整整七個時辰的對弈之後，只輸了一目半。這一次，無名先生異常地觸動，他在終盤之後，把手伸向棋盤，輕輕地放在棋盤的上邊，新月照著他的臉，百羽看不太清楚，只能聽到無名先生那雖然激動但依然保持著文雅的聲音，“百羽師，十一年了，在下已然有十一年沒有再下過這麼精彩的棋了。”

## 第叁章 百年棋（貳）

### 壹

夏天到了，霧流川的小鎮已然過了梅雨季節，每天都有過路的商人，偶爾還有巡遊的劇團在這裡表演。表演的時候，總是擠滿了小孩，老人，和一些無所事事的青年。

雖然小鎮上很熱鬧，但無名先生的宅子里，尤其他的棋室中，卻宛如時間停止了，日復一日地，每天清晨，無名先生便會莊重地穿好最好的衣服，仔細地戴上垂纓冠，然後來到棋室，點燃一炷長香，而後便端正地坐在棋盤前。等不太久，百羽就會進來，安靜地坐下，二人對坐片刻，便開始對弈。

正午的時候，香也差不多燒完了，這個時候棋局一般都尚未到中盤，兩人便去吃午飯，而後不久，又會回到棋室。

棋局在第二柱香燃完之前一般就會結束，之後百羽會記下棋譜，然後無名先生就會回到臥室休息，而在晚上，百羽會指點無名先生的弟子下棋，讓他常常開玩笑說自己換師傅了。

## 貳

下棋的日子一成不變地過了一年，百羽還是從來沒有贏過，不過倒是越來越接近了。他有時也會開始好奇無名先生的過去，不過並沒有問他，而他弟子顯然也並不知道無名先生來之前的事情。

本來百羽以為自己會在幾個月后就離開，但是在一個早秋的下午，一盤棋后，無名先生開口了，“百羽師，您還願意下多久的棋呢。”

百羽這個時候反倒不知道怎麼回答，只能說，“我本漂泊之人，沒什麼計劃。”

無名先生出乎意料地回覆到，“今年之內，再贏不了我，您便離去吧。”

百羽看著窗外開始變黃的落葉，凝視了許久，心裡想，自己不是本來就打算離去的嗎，在猶豫什麼。過了一會兒，他才回答道，“好的。”

## 叁

七月，下得最接近的一盤，百羽輸了四目半。

八月，兩目半。

九月，一目半。

十月，三目半。

十一月，半目。

終於到了十二月，外邊已經落滿了厚厚的雪，天地間安靜得只能聽到雪花簌簌地落在地上的聲音，快中午的時候，無名先生的弟子會出來掃掃雪，偶爾接待幾個想來下棋的人。

棋室中卻始終是那種不變的風景，兩人間除了報棋幾乎也不會交談。百羽對於勝負並沒有太多執著了，儘管如此，他卻還是希望能夠留下來繼續下棋。在和無名先生對弈的過程中，他感受到了圍棋的魅力，充滿了變化的對局，黑白棋子在流動中互相包圍，搶佔地盤，而不知不覺間，一切已然成為定局。

# 肆

在隆冬的一個早晨，兩人在棋室坐好后，無名先生開口了，“百羽師，聽這外邊的雪聲，離今年結束，大概也就二十天了吧。”

百羽拿起棋盤旁邊的布擦拭了一下棋盒的蓋子，然後打開棋盒，問了一句，“先生今日，執黑執白？”

正午的時候，棋局只下了四十多子，無名先生的白子已經準備好攻擊左下角，而百羽的黑子雖然快被圍住，但巧妙的佈局還是讓他的棋子留下了不少活路。

無名先生的弟子過來呼喚他們進餐，但是他們顯然無意離開。今天的百羽一反常態地沒有用他最習慣的棋路。在往常，如果執黑開始，他往往會抓住中等數目的區域下功夫爭奪，如果不是高手，在他面前連成大龍的話一下子就被絞殺，而就算是高手，也不可能讓他失去大量棋子。

但是今天，儘管左下角開始出現爭鬥，他並沒有過度地在意那些棋子，相反地，他在幾乎沒有棋子的中央地帶佈下了兩個黑子。這種異常的舉動，讓無名先生也慎重了起來，他沒有緊張發動攻勢，每一步都會想很久。

下午很快也過去了，棋已經到中盤了。黑子的棋路仍然一片模糊，無名先生開始放鬆了下來，向左下角包抄。

百羽卻似乎仍然不著急，他沒有急於解左下角的局勢，反倒是將注意力放在幾個小爭鬥的區域內。無名先生暗暗算了一下，左下角吃下之後應該能讓百羽損失十二目，就算扣除旁邊兩處都被吹落也還能留下七目的勝手。想到這裡，他便繼續集中在左下角，開始將百羽的黑子的幾條活路一一封住。

左下角的黑子就要被圍緊了，百羽卻沒有急於去補救。他只是切斷了兩片棋的連接，然後就將棋力散佈在右下和中央。

這個時候，無名先生的弟子過來叫他們吃晚飯。但兩個人還是都沒有動。

這一次，百羽報完棋后，無名先生幾乎毫不猶豫地說了出來，“十五之三。”他認定百羽已經沒有挽回的餘力，便提前動手封殺黑子。

百羽這個時候卻鬆了一口氣，將黑子落下，“十七之十一。”

無名先生聽到的時候，突然才反應過來，圍剿的時候還剩下一條活路，但這條活路都需要在中央有足夠的勢力才能盤活，他本以為百羽這麼穩重的棋手是不會冒險去下這步棋的。在中央的盤活一旦失敗，就連右下的大龍也被圍剿，到那時候，勝負

就完全定下來。但是顯然百羽在開始的時候留在天元附近的兩個黑子現在給他增添了巨大的砝碼。

無名先生手心裏稍微冒出了汗，他萬萬沒料到百羽之前對白子的小範圍征子的真正目的並不是為了那五目的地，而是為了給左下角的棋盤活留下可能。

此前，雖然百羽很強，但是無名先生跟他下棋的時候沒擔心過會輸，往往在下到兩百子左右的時候就已經可以看穿到官子乃至終局的棋路，所以一直是有條不紊地跟百羽對弈。但是像今天這樣的變數很大的棋，他已經很久沒有下過。的確，就算左下角被百羽盤活，他在右下角那稍微薄弱的勢力也很可能在爭鬥中落於下風，但是萬一整片都被連起來了，自己就要在中盤結束的時候落後五目以上，這樣的差距，對於頂尖的高手來說，只要不犯錯，是追不回來的。

下到這個地步，無名先生輕輕地歎了一口氣。

## 伍

棋局在將近子時的時候結束了。

隆冬的雪想必已經蓋滿了庭院吧。偶爾會有北風吹過來，打在窗戶上呼呼作響。

百羽凝視著無名先生許久，沒有說話。

無名先生笑了一下，說，“百羽師，真是很精彩的一盤棋啊。”百羽苦笑了一下，回答到，“能下到這樣，在下也已經盡力了。”

左下角的棋子被盤活了，百羽的黑子幾乎是奇蹟一般地走出了白子的包圍，之後在右下角的穩固防守也讓白子沒辦法佔得太多優勢，中盤之前百羽的局勢領先了四目半的地。儘管如此，在基本局勢都定下來之後，無名先生完全放開了對勝負的計較，極富創造性地將剩下的局面統治起來。讓整個棋盤的白子都充滿了生機，同時也讓百羽剩下的黑子不能隨心所欲地佔地。

燭光很明亮，靜靜地照著棋盤。黑白色的雲子柔潤的色調映在百羽眼中。他安靜地等著無名先生說話。

## 百年棋（叁）

### 壹



火爐燒得不太旺，屋中稍微有點冷。無名先生出了一口氣，說，“百羽師，終究還是輸了您半目啊。”

百羽回覆到，“先生中盤之後的下法已經臻於極致了吧。在下不過先手竊得一城，雕蟲小技，何足掛齒。”

兩人全然沒有睡意，無名先生站了起來，走到窗戶旁邊，背對著百羽，說，“百羽師，今夜可以聽在下講些往事嗎。

“先生您但說無妨。”

無名先生將帽子解下，放在旁邊的桌子上，而後搓了搓手，說“又是這麼冷的天啊，”

## 貳

“我並不知道生身父母為何方人士，自從記事起，便跟隨一個隱士，居住在霧流川的深山中。

“隱士叫蘆溪先生，一年見人的次數屈指可數。他是個下棋的高手，偶爾的來客也幾乎都是來找他對弈。蘆溪先生平時大大咧咧，卻在下棋之時認真無比，無論是和誰下棋，都會沐浴更衣，然後在簡陋卻乾淨的棋室中燃起一炷香。雖然那時候我不太懂事，但看著他做這些事情，自己也跟著一舉一動都變得端正了起來。

“他沒事的時候，便會教我下下圍棋。我雖然在其他方面都顯得愚鈍，但下棋卻進步神速。不過蘆溪先生的棋藝還是遠遠超過了我，在我十一歲的時候，和蘆溪先生下棋，他讓我三子還能在終盤的時候贏四目半。

“在那一年後，我第一次和來客對弈，在被讓一子的情況下贏了兩目半。來客驚嘆不已，問蘆溪先生我叫什麼。

“那時候，蘆溪先生笑著說，這小子不用名字，就一個野小子。他說的時候顯然並沒有十分在意這個事情，但我卻恰恰相反。

“來客走後，我纏著蘆溪先生，要他給我一個名字，他摸著我的頭，笑嘻嘻地說，等什麼時候，你不用讓子就能贏過我再說吧。

“我很開心，從此日思夜想著怎麼贏蘆溪先生，終於有一天，在蘆溪先生讓我兩子的情況下，我贏了他。蘆溪先生笑得很開心，他拿出好幾本書，翻了很久，對我說，等哪天你贏了我之後，你就叫修則吧。

“我很開心，迫不及待地要等到那一天的到來。

## 叁

“一個月后，蘆溪先生跟我說，他要出一趟門，大概個把月就回來，讓我不要在山裡亂跑。

“我沒有想太多，送他出了門。可是兩個月后先生還沒有回來。我有點緊張，但還是每天研究他的棋譜，準備在他回來的時候就跟他下不讓子的棋。

“但是直到半年后，他也沒有回來。冬天也已經快到了，那年的收成不好，糧食也快用光了。我不知道該怎麼辦，猶豫了一兩天，收拾了包裹，把幾本還沒看過的棋譜隨身帶著，準備下山。

## 肆

“雖然還沒到冬天，但是山裡已經很冷，我走了一整天的山路，卻走到了自己也不認識的地方。隨身的糧食不多，在山裡走了三天之後，我徹底迷失了路。

“天上也開始下雪了，茫茫然地走在山路中，我已經精疲力竭。在一個意外的失足后，我從一處並不太陡的山坡滑落。

“在滑落的時候，還真是回憶起來了好多事情呢，但到最後，我發現腦海中一直在想著那天，蘆溪先生對我說，等什麼時候我贏他了，他就叫我修則。

“不知道幾天后，我被人發現了，他們把我帶到這個小鎮，找了個醫生，總算是把我救活過來了。當我醒過來的時候，卻發現有哪裡不太對勁。這個時候才發現，眼前一片黑暗。

“黑暗的降臨讓我不知所措，我呆呆地躺在床上一天一夜，才想起來要找蘆溪先生。掙扎著起身，對著周圍的人大喊大叫。他們沒有責備我，只是放任我在那裡大叫。等了好一會，一個長者開口了，‘孩子，你知道你家在哪裡嗎？’

“我呆住了，然後低落地說，‘不知道，我連名字都沒有。’

“他沒有再說什麼，直到旁邊一個年輕的聲音對他說，‘爺爺，我們也不能總收留這個瞎子啊。你看他手弱腳弱的，什麼都幹不了。’

“那個長者很生氣，拍了一下什麼東西，吼道，‘混帳。’然後過了一會，才對我說，‘孩子，別怕，你就留在這裡吧，沒人會趕你走的。’

“這個時候，不知道為什麼，大概是為了證明自己還是有點用吧，便用沒有底氣的聲音，輕輕地說，‘我會下棋。’

“長者顯然並不十分相信這句話，但他猶疑了一下，還是說，‘孩子，還是算了吧，眼睛不好，下棋也不方便，我們不會趕你走的，不用怕。’

“我聽了，心裡突然有了一股莫名的衝動，大聲地吼了出來，‘我真的會下棋，不信的話讓我跟你們下一盤你們就知道了！’

“剛才那個年輕的聲音又出現了，‘是嗎，真是班門弄斧啊，也不弄清楚這裡是千鶴鎮數一數二的棋館就大放厥詞。這樣吧，小子，我讓你五子，要是你能贏我就讓你留下來，不能的話你就自己滾吧。

“長者還沒來得及阻止，我就先開口了，‘一個子都不用讓，我輸了我自己會走的。’

## 伍

“棋盤很快就擺好了，這是我第一次沒看著棋盤下棋。雖然蘆溪先生說過稍微訓練過的話就可以這樣下，但這畢竟是第一次，心裡多少有點緊張。

“聽著熟悉的棋子的聲音，我的心也跟著安定了下來。旁邊有一個人給我下子，我只負責報棋。這盤棋下得很快，還沒到中盤的時候，他已經有一條大龍就被絞殺，剩下一條大龍也快成我囊中之物。

“他棄子認負了。聽到那個棄子掉落到棋盤的聲音，我感覺到我流出了眼淚。

“突然間，我才意識到這一切都變化了。蘆溪先生不見了，曾經熟悉的那個世界也已經不見了。

“長者的手輕輕地放在我頭上，我沒有任何反應，只是用冰冷的雙手捂住眼睛，但是那溫熱的淚水止不住地流出來。

“那種心情，是絕望，悲傷，無助，還是無奈？我不知道，我沒有出聲，只是感覺得到淚水一直在流出來而已。

## 百年棋（肆）

## 壹

“在這個流行對弈的鎮子，很快便有了關於我的傳說。我說服那位長者，讓我跟人對弈。他讓我不要勉強，但最終還是同意了。

“每天我都會和很多人對弈，跟他們對弈的條件是贏了之後回答我一個問題。就這樣，在三年中，我問遍了所有的來訪者，但卻從來沒有人聽聞過‘蘆溪先生’這個名字，更沒有人知道他在哪裡。

“三年之後，我的名聲終於傳到了京城，漸漸地有國手過來跟我下棋，我也不曾落敗，他們往往會邀請我去京城，但我回絕了所有這些請求。那時候，我心裡只是想在那裡等，等到什麼時候蘆溪先生回來，路過的時候會知道我在那裡，然後帶著我一起回霧流川的大山中。

“但是，最終等來的不是蘆溪先生，而是一位京城來的客人。他來的時候沒有說話，但從棋館的人恭敬的態度我便知道這並不是一位普通的棋手。

“我坐在棋盤前等待著他，而他只是靜靜地坐下來，便開始下棋。我執黑，他執白。

“棋下了三十子之後，我隱約覺得這人的棋力不凡，至少是國手的級別。在中盤的爭鬥中，我勉強佔得了上風。這個時候，我按耐不住，問了一句，‘這位先生，我們以前下過棋嗎？’

“他回答道，‘算是吧，先生您的棋力可真是變強得不得了啊。’

“大概是我剛跟外邊的人下棋的時候來過的高手吧，我這麼想著。

“終盤的時候，我贏了一目半。像往常一樣，我問了他，‘按照約定，請先生請回答我一個問題吧。’

“‘是。’他的聲音很鎮定，從容不迫。

“‘您可曾聽說過一位叫蘆溪先生的人？’雖然我并没指望他聽說過，但出乎意料地，他說‘好多年沒聽到這個名字了啊，估計世上還記得他的也就一兩個人了吧。’

## 貳

“他的話讓我震驚了。我這個時候想了起來，這種棋路，難怪如此熟悉。

“我想要問出來，但又怕知道答案。我的手伸進棋盒，緊緊地抓住棋子，說‘先生，約四年前，我們下過一次棋吧。’

“他沒有迴避，‘是的，數年不見，老夫已經無法勝過你了。’

“‘您，知道蘆溪先生在哪裡嗎？’我終於還是顫抖著問了出來。

“我聽到他放下棋子的聲音，而後，他讓周圍的人退了出去，出了一口氣，說，  
‘三年半前，蘆溪先生應邀來和老夫及其他數名國手下棋。先生剛到的時候便已經身體虛弱得很，似乎是感染了風寒。三天之後，先生過世了，他過世之前交代老夫來霧流川帶走你。老夫帶著其他數人來到這裡，但是山裡的路太複雜了，沒有蘆溪先生帶路的我們怎麼也找不到你的所在。在尋找了十天之後，我們便放棄了。前些日子，京城有了霧流川棋聖的傳聞，老夫看了幾張棋譜，覺得應該是你。對於這件事，老夫負有莫大的責任，老夫是前來謝罪的。’

“我安靜地聽完，雖然已經大概猜到了結局，但心中那隱隱的希望落空的時候，還是有一股巨大的失落感。

“那個時候的心情，反倒是出乎意料的平靜。大概是因為，從很久之前，我就已經知道，再也見不到蘆溪先生了，再也沒有機會贏他了。如果說有什麼是可以紀念他的方法，那麼就是捨棄自己的名字吧。

“蘆溪先生摸著我的頭，笑著對我說，‘以後，你就是修則了。’這個設想過千百遍的場景。也已經再也沒有機會實現了呢。

## 叁

“兩年後，棋館的館長，當年那個收留我的長者，也過世了。我離開了那個棋館，鎮子上和臨近鎮子的棋手很多，他們為了讓我留下來，便在這裡蓋了這座宅子，讓我住在這裡。搬過去的時候，棋館的人將我當年帶在身邊的包裹還給我，這時候我才想起來當年帶出來的書。我當時已經收了幾個弟子，便讓他們翻看裡邊的書，若是棋譜，便一步一步地跟我說，若是文章，便一句一句地讀給我聽。

“在翻看那些書的第二天，我聽到了一個下得十分詭異的棋局，棋局十分玄妙，只下了六十四子，但是黑子已經明顯落於下風。儘管如此，黑子的佈局卻有著一股極其微弱的生機。我想到這裡，剛想發問，我的弟子便說，‘旁邊還有一行文字：我窮盡半生，亦不能破此殘局。’

“聽到這句話，我心中沉睡了兩年的那件事情甦醒了過來。在心中看著那盤棋，恍如又重新見到了蘆溪先生。我讓弟子擺好棋，自己執黑和他下了一盤，結果我輸了七目半，畢竟前邊黑子的頹勢已經太明顯了，大家對這種結果都不感到吃驚。但是只有在下的時候，我才能感覺到黑子那微弱的聲音，他們似乎在吶喊著什麼。

“那本書的後邊，記載著蘆溪先生下過的二十一種下法，第一個棋譜，上邊的記載是離我當時已經有五十一年，估計是先生年少的時候下過的，可以看出和他對弈的也是高手。每一盤棋的風格都不太一樣，而下得最好的一局，蘆溪先生也輸了五目半。我反覆地想這二十一盤棋，在心中複盤了數十數百次。

## 叁

“漸漸地，我被這個棋局吸引住了，每次當我的弟子擺好這個棋局之後，我便覺得好像少年時的記憶又都浮現出來了。也只有在下這個殘局的時候，我能感受到蘆溪先生的棋的韻律，那種熟悉的，帶著大山的厚重和流水的靈活的下法。

“我背下來所有當時帶出來的書，然後吩咐弟子們把書都燒掉，又花了一年的時間，終於在那個殘局執黑贏了我的弟子。

“這個時候，我做了一個決定，留在霧流川，等到下一個擁有蘆溪先生一般實力的人來到我面前，然後親自和他擺下這個殘局，執黑戰勝他，之後我才會適用他當年許諾的名字，“修則”。

“百羽師，您就是我等了五年的人，願意陪我下完這盤棋嗎？

## 百年棋（伍）

### 壹

無名先生講述完的時候，已經過了子時，外邊的雪早已經停了，而屋子裏也安靜得很。

百羽心裡有股莫名其妙的感覺，眼角微微有些濕潤。他注視著無名先生，沒有絲毫猶豫地說，“先生，能與您共同完成這盤棋，是在下身為棋士所能想到的最高的榮譽。”

無名先生轉過身，對著他，笑著說，“以後，也請先生多多關照了。”

### 貳

兩人第二天都在休息，無名先生的弟子還有點奇怪，不過也沒多過問什麼。

之後的一天，兩人十分默契地早早來到棋室。無名先生一步一步地報出殘局，百羽也十分專注地將棋子一顆顆擺上去。

當六十四步棋報完的時候，兩個人都沒有開口，安靜地以自己的方式和棋盤對話。等了一個時辰之後，無名先生終於報出了第一步棋，“九之三。”

終局的時候，無名先生輸了十一目半。用這種已經奄奄一息的黑棋能夠下到十一目半的差距，百羽也著實倒吸了一口冷氣。這個時候他才真切地認識到，前日的勝利確實只是僥倖，而從今往後，他也再無可能在不讓子的情況下贏無名先生。儘管如此，百羽的棋力也在逐漸變得深邃，有些時候他的走法也讓超出無名先生的計算。

後來幾天下的七盤棋，無名先生都輸了十二目以上。

## 叁

六年後，無名先生的弟子也要到京城去了，有兩個新的弟子過來了。

每個月的第一天，百羽會和無名先生擺好那個殘局，對弈一整天。空閒的時間，百羽會指導弟子們下下棋。

六年的時間，只讓無名先生把差距從十一目半縮小到八目半。儘管如此，百羽卻從來沒想過要在對局中退讓，他明白，對於一個棋士，他的讓步只是對對方的不敬與侮辱。

不管棋局進展是多麼地緩慢，庭院外的世界都沒有閒暇理會，忙忙碌碌的人群不斷穿行在霧流川那朦朦朧朧的山水之中。

## 肆

“先生，您不曾後悔跟我下這盤棋嗎？”

“如果會後悔，就不會跟先生擺下這盤棋了。”

“那，如果先生此生也不能完成這盤棋呢。”百羽等了很久，終於還是問了出來。

無名先生坦率地說，“百羽師，從一開始，我就沒指望過會贏。”

“為什麼？”

“對於我來說，結果並不重要，名字也並不重要，甚至可以說，到了如今，在棋局中尋找到的對於蘆溪先生的思念也不再重要。”

“那您為何如此。。？”



無名先生輕輕地笑了出來，“百羽師，繼續下棋吧。”

春天已經到來了，庭院中的松樹，好像也比去年高了不少呢。

## 伍

百羽緊鎖了一天的眉頭鬆開了，他和一位垂垂老矣的長者站在篝火旁邊，將一本本的棋譜扔進去。

“很多年了吧。”

“是的，自從第一盤開始，這已經是四十三年了。”

“是麼，那從蘆溪先生那時候算起，也該差不多一百年了吧。”

“是啊，也該一百年了吧。”

兩人陷入了久久的沉靜，直到百羽重新開口，“先生，多年來，我一直想知道一件事。”

“百羽師，但說無妨。”

“您為何捨棄一切也要完成這一盤棋？”

老人站了起來，打開房門，遠處傳來了鎮子里豐收祭的聲音。他蒼老的臉上帶著安然的神色，說，“百羽師，麻煩您這麼多年了。說起來，還真是有點抱歉。我想過很久，究竟是什麼促使我無論如何也要完成這盤棋。我早就清楚地知道，就算我下完了這盤棋，蘆溪先生也不會回來，而那山中的歲月也已成為泡影。我所曾經珍重過的，皆已經與我有著莫大的隔閡。而那個熟悉的有光的世界，也已經不再是我所能到達的世界。當一切都近乎泯滅的時候，我看到了這盤棋，體內的記憶重新鮮活。我將對於蘆溪先生的思念，對於那山中歲月的思念，盡數寄託在這盤棋之中。我知道，只有在完成這盤棋之後，我才會走出這種虛幻的妄想。因此和您完成這盤棋，是我最希望也最恐懼的一件事。我無數次地設想當棋局真的完成的時候，我的生活是否就徹底沒有了希望。但也只有在年齡大了之後，才漸漸明白，什麼也不會改變的。”

說到這裡，他停頓了一下，這時候，百羽看著他，將手中最後一本遞給他，說，“這一本，記有今日的棋譜。”

老人笑著接過來，繼續往下說，“從不知道什麼時候起，完成這盤棋，對於我來說也已經不再是一種恐懼。大概也是那時候起，我知道了我作為一名棋士，所能做到

的是什麼。在我那淺薄的眼光所能看到之處，棋是永無止境的，而我所能做到的，也僅僅只是去領受，珍惜這一份從蘆溪先生傳承下來的作為棋士的尊嚴，以我所能，向着無上的境界，發出自己能燃起的那微弱的光芒，試圖窺見棋的真諦。也只有在這種瞬間，我才能重新感受那微弱而生生不息的，所謂生命的力量吧。”

說完，老人把手中的棋譜扔進了火堆，仍舊和從前一樣閉著眼睛，風過吹來的時候，他的一頭銀白的長髮也被吹動了。他的臉，依然還是那麼淡然。

## 陸

夏天又到了，天氣熱得很。

青年人在一個麪攤吃麵，麪攤的附近是一個棋館。已經快中午了，棋館的生意一般般，老闆走了出來，伸了個懶腰，看到在吃麵的青年，就順口叫了下，“年輕人來下盤棋不，贏了不收錢啊。”

百羽抬起頭，看著他，擺擺手，“在下可真不會下棋。”

棋館老闆看著他，說了句，“是嗎？來學學也好啊，收你便宜點要不。”

百羽付過錢，看著那個嶄新的棋館，拿起放在桌上的竹笠，對著遠處的山裡，輕輕地說，“唉，我可真不是下棋的人呀。”

到了中午的時候，他終於到達目的地了。那個宅子似乎已經很久沒有人來過了，他推開門，走了進去。庭院中的野草已經很高了。石頭小徑也被弄得零零落落。他走了過去，坐在後邊一個小屋子的門前，懶散地靠在木柱上，看著淺藍色的天空。

那感覺，就好像不小心門開了的時候，裡邊還會傳出一股燻香，而棋室的另一端，還會站著一個威嚴又優雅的棋士，和他下那盤不知是否已經完結的百年棋。